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0n1401

高峰原妙禪師禪要

(侍者) 持正錄

(參學) 洪喬祖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1401-A
  - No．1401-B
  - 開堂普說
  - 開示
    - 示眾
    - 示直翁居士(洪新恩)
    - 結制示眾
    - 示眾
    - 解制示眾
    - 示眾
    - 立限示眾
    - 示眾
    - 晚參
    - 示信翁居士(洪上舍)
    - 示眾
    - 結制示眾
    - 示眾
    - 端陽示眾
    - 示眾
    - 示理通上人
    - 示眾
    - 解制示眾
    - 示眾
    - 除夜小參
    - 示眾
    - 結制示眾
    - 示眾
    - 除夜小參
    - 示眾
  - 答直翁居士書
  - 通仰山老和尚疑嗣書
  - 室中三關

- No. 1401-C
- 卷目次
  - 1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01-A

參禪雖以不立文字，不假修證為宗，然既可參，則必有要。要者何？如網之有綱，衣之有領，使人一舉而徑得其直遂者是也。萬目非不網也，捨綱舉目，網必不張；萬縷非不衣也，遺領舉縷，衣必不振。永嘉云：摘葉尋枝我不能。枝與葉非要，根本固要也，學者復昧其根本。鵝湖云：要在當人能擇上，擇善而從可也。學者往往差決擇於發軔，終適越而北轅，乃至從上祖師遺編山積，一話一言固無非綱領，柰何世降聖遠，情偽日滋，心意識有以蠹蝕之，則視綱領為目縷者，蓋摠摠矣。我
師高峰和尚，自雙峰而西峯二十餘年，念此之故，不獲已示人剋的，如神藥刀圭而起死，靈符點畫而驅邪，故有探其奇方秘呪，將以為學徒綱領者。或曰：獲禽在目不在綱，禦寒在縷不在領，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入，目與縷果非要耶？將應之曰：世尊法門信廣大無邊，顧乃設為方便狹小一門，使諸子出火宅而入大乘，是攝目縷為綱領耳。然則綱耶？目耶？領耶？縷耶？要耶？非要耶？未具頂門正眼，未可以易言也。喬祖預西峰法席以來，每抄集示徒法語之切於參決者，名之曰禪要，久欲與有志者共之。一日，舉似姑蘇永中上人，欣然欲募緣鋟梓，且俾喬祖為之序。喬祖既已承命，復告之曰：師別有一要語在綱領外，藏之虛空骨中，兄欲鋟，我欲序，皆不能，尚俟他日更作一番揭露。
至元甲午重九日天目參學直翁洪喬祖謹書

No. 1401-B

古靈以閱經為鑽故紙，輪扁以讀書為味糟粕，良以道不可以言語文字求也。然道無方體，無形似，非言語文字何從而明之？是以吾佛世尊雖隨機化誘，曲成密庸，而不能不談十二部法。達磨西來，雖不立文字，而授受之際，口傳面命，亦不能以忘言。蓋道雖不在於言語文字，實不離於言語文字，特精微之旨具於辭說之表，未易窺覩。世之學者往往沈著於語下，不能體會其精微，徒觀標月之指，不覩當天之月，遂以言語文字為礙，致俾古靈、輪扁激而為故紙糟粕之譏。然言語文字正所以發明心華，模寫道妙，初何嘗礙道哉？
高峰和尚說法，如雲如雨。直翁洪君撮其奇秘，名曰禪要。永中上人從而鋟梓，以廣其傳。舉網而得綱，挈裘而振領，將俾學者因法語之要，以會道體之全。其開牖後學之心，可謂篤矣。學者於此，

果能優游以求之，厭沃以趨之，渙然永釋，怡然理順，則工夫次第，進趣操略。
老師已和盤托出，悉在此書矣。特患學者未能猛烈承當耳。吁！扁鵲方中具有靈藥，或名神丹，或名無憂散，回生起死，功在剎那。具眼目，著精神，盡心力，汲汲而求之，未有不得者。
老師之言，豈欺汝也？學者慎無錯認古靈輪扁之言，而忘　老師諄諄之誨，庶幾直翁永中，功不虛施，亦使觀語錄而得發明者，不專美於前矣。
至元甲午十月哉生魄
參學清苕淨明朱穎遠謹跋

No．1401
高峰和尚禪要

侍　　者　持　正　錄

參學直翁居士　洪喬祖　編

開堂普說

僧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龐居士恁麼道，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有。進云：畢竟在那一句？師云：從頭將問來。進云：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云：龍蛇混雜，凡聖交參。進云：如何是箇箇學無為？師云：口吞佛祖，眼蓋乾坤。進云：如何是選佛場？師云：東西十萬，南北八千。進云：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進云：恁麼則言言見諦，句句朝宗。師云：你甚處見得？僧喝，師云：也是掉棒打月。進云：此事且止，只如西峰今日十方聚會，選佛場開，畢竟有何祥瑞？師云：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情與無情，悉皆成佛。進云：既皆成佛，因甚學人不成佛？師云：你若成佛，爭教大地成佛？進云：畢竟學人過在甚麼處？師云：湘之南，潭之北。進云：還許學人懺悔也無？師云：禮拜著。僧纔拜，師云：獅子咬人，韓獹逐塊。師乃豎拂，召大眾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怜俐漢！若向者裏見得，便見龐居士安身立命處；既見龐居士安身立命處，便見從上佛祖安身立命處；既見佛祖安身立命處，便見自己安身立命處；既見自己安身立命處，不妨向者裏拗折拄杖，高掛鉢囊，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咬無米飯，飲不濕羹，伸脚打眠，逍遙度日。若是奴郎不辨，菽麥不分，抑不得已，按下雲頭，向虛空裏書一本上大人，教諸人依據畫猫兒去也。山僧昔年在雙徑歸堂，未

及一月，忽於睡中疑著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自此疑情頓發，廢寢忘餐，東西不辨，晝夜不分，開單展鉢，屙屎放尿。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總只是箇一歸何處，更無絲毫異念。亦要起絲毫異念，了不可得。正如釘釘膠粘，撼搖不動，雖在稠人廣眾中，如無一人相似。從朝至暮，從暮至朝，澄澄湛湛，卓卓巍巍，純清絕點，一念萬年，境寂人忘，如癡如兀。不覺至第六日，隨眾在三塔諷經次，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驀然觸發日前仰山老和尚問拖死屍句子，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沈，物我俱忘，如鏡照鏡。百丈野狐狗子佛性，青州布衫女子出定話，從頭密舉驗之，無不了了。般若妙用，信不誣矣。前所看無字，將及三載，除二時粥飯不曾上蒲團，困時亦不倚靠。雖則晝夜東行西行，常與昏散二魔輥作一團，做盡伎倆，打屏不去，於者無字上，竟不曾有一餉間省力成片。自決之後，鞠其病源，別無他故，只為不在疑情上做工夫，一味只是舉。舉時即有，不舉便無。設要起疑，亦無下手處。設使下得手，疑得去，只頃刻間，又未免被昏散打作兩橛。於是空費許多光陰，空喫許多生受，略無些子進趣。一歸何處，却與無字不同。且是疑情易發，一舉便有，不待返覆思惟計較作意。纔有疑情，稍稍成片，便無能為之心。既無能為之心，所思即忘，致使萬緣不息而自息、六窓不靜而自靜，不犯纖塵，頓入無心三昧。忽遇喫粥喫飯處，管取向鉢盂邊摸著匙筯，不怕甕中走却鼈。此是已驗之方，決不相賺。如有一句誑惑諸人，自招永墮拔舌犁耕。現前學般若菩薩，必要明此一段大事，不憚山高水闊，得得來見西峰，況兼各各然指然香、立戒立願、礪齒磨牙、辦鐵石志。既有如是操略、如是知見，切須莫負自己初心、莫負父母捨汝出家心、莫負新建僧堂檀信心、莫負國王大臣外護心，直下具大信去、直下無變異去、直下壁立萬仞去、直下依摸畫猫兒去。畫來畫去，畫到結角羅紋處、心識路絕處、人法俱忘處，筆端下驀然突出箇活猫兒來。囫！元來盡大地是箇選佛場、盡大地是箇自己，到者裏說甚龐居士？直饒三乘十地膽喪魂驚，碧眼黃頭容身無地。然雖如是，若要開鑿人天眼目、發揚佛祖宗猷，更須將自己與選佛場鎔作一團，颺在百千萬億世界之外，轉身移步向威音那邊更那邊打一遭，却來喫西峰痛棒。大眾！既是和自己颺了，又將甚麼喫棒？忽有箇不顧性命底漢子，聞恁麼舉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眾。是則固是，要且西峰師子巖未肯點頭在。

示眾

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留下一言半句，惟務眾生超越三界，斷生死流。故云：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若論此一大事，如馬前相撲，又如電光影裏穿針相似，無你思量解會處，無你計較分別處。所以道：此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是故世尊於靈山會上，臨末梢頭，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盡底掀翻，雖有百萬眾圍繞承當者，惟迦葉一人而已。信知此事，決非草草。若要的實明證，須開特達懷，發丈夫志，將從前惡知惡解，奇言妙句，禪道佛法，盡平生眼裏所見底，耳裏所聞底，莫顧危亡得失，人我是非，到與不到，徹與不徹，發大忿怒，奮金剛利刃，如斬一握絲，一斬一切斷，一斷之後，更不相續，直得胷次中空勞勞地，虛豁豁地，蕩蕩然無絲毫許滯礙，更無一法可當，情與初生無異，喫茶不知茶，喫飯不知飯，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情識頓淨，計較都忘，恰如箇有氣底死人相似，又如泥塑木雕底相似。到者裏，驀然脚蹉手跌，心華頓發，洞照十方，如杲日麗天，又如明鏡當臺，不越一念，頓成正覺。非惟明此一大事，從上若佛若祖，一切差別因緣，悉皆透頂透底，佛法世法，打成一片，騰騰任運，任運騰騰，灑灑落落，乾乾淨淨，做一箇無為無事出格真道人也。恁麼出世一番，方曰：不負平生參學之志願耳。若是此念輕微，志不猛利，[毯-炎+畏][毯-炎+畏][毯-炎+崔][毯-炎+崔]、魍魎魍魎，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設使三十年、二十年用工，一如水浸石頭相似，看看逗到臘月三十日，十箇有五雙懨懨而去，致令晚學初機不生敬慕，似者般底漢到高峰門下打殺萬萬千千，有甚麼罪過？今日我之一眾莫不皆是俊鷹快鷂、如龍若虎，舉一明三、目機銖兩，豈肯作者般體態、兀兀度時？然雖如是，正恁麼時，畢竟喚甚麼作一大事？若也道得，與汝三十拄杖；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拄杖。何故？(卓主丈一下，云：)高峰門下賞罰分明，予假此來二十四年，常在病中求醫服藥，歷盡萬般艱苦，爭知病在膏肓，無藥可療？後至雙徑，夢中服斷橋和尚所授之丹，至第六日，不期觸發仰山老和尚所中之毒，直得魂飛膽喪，絕後再甦，當時便覺四大輕安，如放下百二十斤一條檐子相似。今將此丹普施大眾，汝等服之，先將六情六識、四大五蘊、山河大地、萬象森羅總鎔作一箇疑團，頓在目前，不假一鎗一旗，靜悄悄地便似箇清平世界。如是，行也只是箇疑團、坐也只是箇疑團、著衣喫飯也只是箇疑團、屙屎放尿也只是箇疑團，以至見聞覺知總只是箇疑團，疑來疑去，疑至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不疑自疑、不舉自舉，從朝至暮，粘頭綴尾，打成一片，無絲毫縫罅，撼亦不動、趁亦不去，昭昭靈靈常現在前，如順水流舟，全不犯手，只此便是得力底時節也。更須慤其正念，慎無二心，展轉磨光，展轉淘汰，窮玄盡奧，至極至微，向一毫頭上安身，孤孤迥迥，卓卓巍

巍，不動不搖，無來無去，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從茲塵勞頓息，昏散勦除，行亦不知行，坐亦不知坐，寒亦不知寒，熱亦不知熱，喫茶不知茶，喫飯不知飯，終日獃憃憃地，恰似箇泥塑木雕底，故謂墻壁無殊。纔有者，境界現前，即是到家之消息也，決定去地不遠也，巴得搆也，撮得著也，只待時刻而已又却不得。見恁麼說，起一念精進心求之又却不得，將心待之又却不得，要一念縱之又却不得，要一念棄之，直須堅凝正念，以悟為則。當此之際，有八萬四千魔軍在汝六根門頭伺候，所有一切奇異殊勝、善惡應驗之事，隨汝心設，隨汝心生，隨汝心求，隨汝心現，凡有所欲，無不遂之。汝若瞥起毫釐差別心，擬生纖塵妄想念，即便墮他圈檻，即便被他作主，即便聽他指揮，便乃口說魔話，心行魔行，反誹他非，自譽真道，般若正因從茲永泯，菩提種子不復生芽，劫劫生生常為伴侶。當知此諸魔境皆從自心所起，自心所生心若不起，爭如之何？天台云：汝之伎倆有盡，我之不采無窮。誠哉是言也。但只要一切處放教冷冰冰地去，平妥妥地去，純清絕點去，一念萬年去，如箇守屍鬼子守來守去，疑團子欻然爆地一聲，管取驚天動地。勉之，勉之。

示直翁居士(洪新恩)

終日共談不二，未嘗舉著一字。復問：此意如何？不免遞相鈍置。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盲龜跛鼈。靈利漢向者裏薦得，便見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其或未然，不妨撇轉機輪，便就盲龜跛鼈上著些精彩，起箇疑情，疑來疑去，直教內外打成一片，終日無絲毫滲漏，鯁鯁于懷，如中毒藥相似。又若金剛圈、栗棘蓬，決定要吞，決定要透，但盡平生伎倆憤將去，自然有箇悟處。假使今生吞透不下，眼光落地之時，縱在諸惡趣中，不驚不怖，無拘無絆，設遇閻家老子、諸大鬼王，亦皆拱手。何故？蓋為有此般若不思議之威力也。然則有諸現業，畢竟般若力勝，如箇金剛幢子，鑽之不入，撼之不動。世人出於豪勢門墻亦復如是，一切官屬吏卒無不畏之。又若擲地墮地，重處先著目，即雖有成住壞空之相，如龍脫殼，如客旅居，其實本主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增無減，無老無少，自無始劫來，至於今生，頭出頭沒，千變萬化，未嘗移易絲毫許。堪嗟一等學人，往往多認者箇識神，不救正悟，不脫生死，置之莫論。今生既下此般若種子，纔出頭來，管取福慧兩全，超今越古。裴相國、李駙馬、韓文公、白樂天、蘇東坡、張無盡，即此之類也，雖沈迷欲境，亦不曾用工，纔參見善知識，一言之下，頓悟上乘，超越生死，雖在塵中遊戲三

昧，不忘佛囑，外護吾門，咸載祖燈，續佛慧命。此輩若不是宿世栽培，焉得便恁麼開花結子，福足慧足？是則固是，今日山僧却有箇煆凡成聖底藥頭，不假栽培底種子。說則辭繁，略舉一偈：欲明種子因，熟讀上大人，若到可知禮，盲龜跛鼈親。

結制示眾

大限九旬，小限七日。麤中有細，細中有密。密密無間，纖塵不立。正恁麼時，銀山鐵壁。進則無門，退之則失。如墮萬丈深坑，四面懸崖荊棘。切須猛烈英雄，直要翻身跳出。若還一念遲疑，佛亦救你不得。此是最上玄門，普請大家著力。山僧雖則不管閑非，越例與諸人通箇消息。[○@…][○@(：/・)][○@∴]

示眾

皮穿肉爛，筋斷骨折。具無礙辯，橫說豎說。若謂向上一關，敢保老兄未徹。直須虛空粉碎，大海枯竭。透頂透底，內外澄澈。正恁麼時，猶是眼中著屑。大眾且道，如何是到家底句？泥牛喫鐵棒，金剛迸出血。

若論此事，如大火聚，烈燄亘天，曾無少間。世間所有之物，悉皆投至。猶如片雪，點著便消，爭容毫末。若能恁麼提持，剋日之功，萬不失一。儻不然者，縱經塵劫，徒受勞矣。

海底泥牛嚙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崐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檢點得出，許汝一生參學事畢。

若論此事，譬如人家屋簷頭一堆榼[打-丁+(天/韭)]相似，從朝至暮，雨打風吹，直是無人覷著。殊不知有一所無盡寶藏蘊在其中，若也拾得，百劫千生取之無盡、用之無竭。須知此藏不從外來，皆從你諸人一箇信字上發生。若信得及，決不相誤；若信不及，縱經塵劫，亦無是處。普請諸人便恁麼信去，免教做箇貧窮乞兒。且道此藏即今在甚處？(良久，云：)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解制示眾

九旬把定繩頭，不容絲毫走作，直得箇箇皮穿骨露，七零八落。冷眼看來，正謂掘地討天，千錯萬錯。今日到者裏，不免放開一線，彼此無拘無束，東西南北任運騰騰，天上人間逍遙快樂。然雖如

是，且道忽遇鑊湯爐炭、劒樹刀山，未審如何棲泊？(良久，云：)惡。

示眾

若要真正決志明心，先將平日胷中所受一切善惡之物，盡底屏去，毫末不存，終朝兀兀如癡，與昔嬰孩無異，然後乃可蒲團靜坐，正念堅凝，精窮向上之玄機，研味西來之密旨，切切拳拳，兢兢業業，直教絲毫無間，動靜無虧，漸至深密幽遠，微細微細。極微細處，譬如有人遠行他方，漸漸回途，已至家舍。又如鼠入牛角，看看走至尖尖盡底。又如捉賊討賊，拷至情理俱盡，不動不退，無去無來，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卓卓巍巍，孤孤迥迥，如坐萬仞崖頭，又若停百尺竿上，一念纔乖，喪身失命，將至功成九仞，切須保任全提。忽於經行坐臥處，不覺囚地一聲，猶如死在漫天荊棘林中，討得一條出身活路相似，豈不快哉。若是汩沒塵勞，不求昇進，譬如水上之浮木，其性實下，暫得身輕，不堪浸潤。又如庭中之花，雖則色香俱美，一朝色萎香滅，無復可愛。又如農夫之種田，雖有其苗，而工力不至，終不成實。便如貧窮乞兒，得少為足，久久萌芽再發，荊棘復生，被物之所轉，終歸沈溺，無上清淨涅槃，無由獲覩，豈不枉費前功，虛消信施。若是有志丈夫，正好向者裏晦迹韜光，潛行密用，或三十年、二十年，以至一生，終無他念，踏得實實落落，穩穩當當，直教纖塵不立，寸草不生，往來無礙，去住自由，報緣遷謝之日，管取推門落臼。若只恁麼紙裏茅纏，龍頭蛇尾，非特使門風有玷，亦乃退後學初心。如上所述管見，莫不皆是藜藿之類，飽人不堪供養，以俟絕陳之流，終有一指之味。往往學道之士，忘却出家本志，一向隨邪逐惡，不求正悟，妄將佛祖機緣、古人公案，從頭穿鑿，遞相傳授，密密珍藏，以為極則，便乃不守毗尼，撥無因果，人我愈見崢嶸，三毒倍加熾盛，如斯之輩，不免墮於魔外，永作他家眷屬。若有未遭邪謬，不負初心，當念無常迅速，痛思苦海沈淪，趁二時粥飯見成，百般受用便當，便好乘時直入，莫待臨嫁醫癭，此乃從上佛祖之心印，無礙解脫之妙門。設使機緣不偶，工力未充，切須捨命忘形，勤行苦行，至死[拚-厶+土]生，一心不退。復有葛藤未盡，不免重說偈言：此心清淨本無瑕，只為貪求被物遮。突出眼睛全體露，山河大地是空華。

東西十萬，南北八千。纖塵不立，寸草不生。往來無礙，妙用縱橫。直饒親到者裏，正是棄本逐末，引禍招殃。且道如何是本？(擲主丈云)拋出輪王三寸鐵，分明遍界是刀鎗。

低頭覓天，仰面尋地，波波挈挈，遠之遠矣。驀然撞著徐十三郎，嗄，元來只在者裏。(以手拍膝一下云)在者裏，臘月三十日到來，也是開眼見鬼。

立限示眾

五陰山中，魔強法弱。戰之不勝，休擬議著。寶劒全提，莫問生殺。奮不顧身，星飛火撒。有功者賞，無功者罰。賞罰既已分明，且道今日喫棒底上座是賞耶？是罰耶？若向者裏緇素得出，便見興化於大覺棒下悟喫棒底消息。

示眾

參禪若要剋日成功，如墮千尺井底相似，從朝至暮，從暮至朝，千思想，萬思量，單單只是箇求出之心，究竟決無二念。誠能如是施工，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若不徹去，西峰今日犯大妄語，永墮抜舌犁耕。
有時熱鬨鬨，有時冷氷氷，有時如牽驢入井，有時如順水張帆，因此四魔更相殘害，致使學人忘家失業。西峰今日略施一計，要與諸人掃蹤滅跡。(良久，云：)捷。
兄弟家成，十年二十年撥草瞻風，不見佛性，往往皆謂被昏沈掉舉之所籠罩，殊不知只者昏沈掉舉四字，當體即是佛性。堪嗟迷人不了，妄自執法為病，以病攻病，致使佛性愈求愈遠，轉急轉遲。設使一箇半箇回光返照，直下知非，廓然藥病兩忘，眼睛露出，洞明達磨單傳，徹見本來佛性。若據西峰點檢將來，猶是生死岸頭事；若曰向上一路，須知更在青山外。
若論此事，正如逆水撐船，上得一篙，退去十篙，上得十篙，退去百篙，愈撐愈退，退之又退，直饒退到大洋海底，掇轉船頭，決欲又要向彼中撐上。若具者般操志，即是到家消息。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此事的實用工切處，正如搭對相撲相似，纔有絲毫畏懼心，纖塵差別念，蘊于胷中，何止十撲九輸，未著交時，性命已屬他人了也。若是鐵眼銅睛，憤憤悱悱，直要一拳打碎，一口吞却，假使喪身失命，以至千生萬劫，心亦不忘。諸上座果能如是知非，果能如是著鞭，剋日成功，斷無疑矣。勉之，勉之！

晚參

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動轉施為，輝今耀古。若是操心不正、悟處不真，粧粧點點、鬪鬪飣飣，被人輕輕拶著，未免喚燈籠作露柱。且道如何是實參實悟底消息？(良久，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示信翁居士(洪上舍)

大抵參禪不分緇素，但只要一箇決定信字。若能直下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不被五欲所撼，如箇鐵橛子相似，管取剋日成功，不怕甕中走鼈。豈不見華嚴會上善財童子，歷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獲無上果，亦不出者一箇信字。法華會上八歲龍女，直往南方無垢世界獻珠成佛，亦不出者一箇信字。涅槃會上廣額屠兒，颺下屠刀，唱言：我是千佛一數。亦不出者一箇信字。昔有阿那律陀，因被佛訶七日不睡，失去雙目，大千世界如觀掌果，亦不出者一箇信字。復有一小比丘，戲一老比丘與證果位，遂以皮毬打頭四下，即獲四果，亦不出者一箇信字。楊岐參慈明和尚，令充監寺，以至十載，打失鼻孔，道播天下，亦不出者一箇信字。從上若佛若祖，超登彼岸，轉大法輪，接物利生，莫不皆由此一箇信字中流出。故云：信是道元功德母，信是無上佛菩提，信能永斷煩惱本，信能速證解脫門。昔有善星比丘，侍佛二十年，不離左右，蓋謂無此一箇信字，不成聖道，生陷泥黎。今日信翁居士，雖處富貴之中，能具如是決定之信。昨於壬午歲，登山求見，不納而回。又於次年冬，拉直翁居士同訪，始得入門。今又越一載，齎糧裹糗，特來相從，乞受毗尼，願為弟子。故以連日詰其端由，的有篤信趣道之志。維摩經云：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正謂此也。山僧由是憮之，將箇省力易修曾驗底話頭，兩手分付：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決能便恁麼信去，便恁麼疑去。須知疑以信為體，悟以疑為用。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得十分，悟得十分。譬如水漲船高，泥多佛大。西天此土，古今知識，發揚此段光明，莫不只是一箇決疑而已。千疑萬疑，只是一疑。決此疑者，更無餘疑。既無餘疑，即與釋迦、彌勒、淨名、龐老，不增不減，無二無別。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受用，同一出沒。天堂地獄，任意逍遙；虎穴魔宮，縱橫無礙。騰騰任運，任運騰騰。故涅槃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須知此樂，非妄念遷注情識之樂，乃是真淨無為之樂耳。夫子云：夕死可矣。顏回不改其樂，曾點舞詠而歸，咸佩此無生真空之樂也矣。苟或不疑不信，饒你坐到彌勒下生，也只做得箇依草附木之精、靈魂不散底死漢。教中言：二乘小果，雖入八萬劫，大定不信。此事去聖逾遙，常被佛訶，直欲發大信、起大疑，疑來疑去，一念萬年、萬年一念，的的要見者一法子落著，

如與人結了生死冤讐相似，心憤憤地即欲便與一刀兩段，縱於造次顛沛之際，皆是猛利著鞭之時節。若到不疑自疑，寤寐無失，有眼如盲、有耳如聾，不墮見聞窠臼，猶是能所未忘、偷心未息，切宜精進中倍加精進，直教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不見有一法可當情，如箇無孔鐵鎚相似，能疑所疑、內心外境，雙忘雙泯、無無亦無。到者裏舉足下足處，切忌踏翻大海、踢倒須彌，折旋俯仰時照顧，觸瞎達磨眼睛、磕破釋迦鼻孔；其或未然，更與添箇注脚。僧問趙州和尚：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師云：大小趙州拖泥帶水，非特不能為者僧斬斷疑情，亦乃賺天下衲僧死在葛藤窠裏。西峰則不然，今日忽有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狗舐熱油鐺。信翁，信翁！若向者裏擔荷得去，只者一箇信字也是眼中著屑。

示眾

兄弟家十年二十年，以至一生絕世忘緣，單明此事不透脫者，病在於何本分衲僧？試拈出看。莫是宿無靈骨麼？莫是不遇明師麼？莫是一暴十寒麼？莫是根劣志微麼？莫是汩沒塵勞麼？莫是沈空滯寂麼？莫是雜毒入心麼？莫是時節未至麼？莫是不疑言句麼？莫是未得謂得、未證謂證麼？若論膏肓之疾，總不在者裏。既不在者裏，畢竟在甚麼處？咄！三條椽下，七尺單前。

若論此事，如登一座高山相似，三面平夷，頃刻可上，極是劣力，極是利便。若曰回光返照，點檢將來，耳朵依前兩片皮，牙齒依舊一具骨，有甚交涉？有甚用處？若是拏雲攫霧底漢子，決定不墮者野狐窟中，埋沒自己靈光，辜負出家本志，直向那一面懸崖峭壁無棲泊處立，超佛越祖心辦，久久無變志，不問上與不上、得與不得，今日也[拚-厶+土]命跳，明日也[拚-厶+土]命跳，跳來跳去，跳到人法俱忘、心識路絕，驀然踏翻大地、撞破虛空，元來山即自己、自己即山，山與自己猶是冤家。若要究竟衲僧向上巴鼻，直須和座颺在他方世界始得。

一二三四，四三二一，鈎鎖連環，銀山鐵壁。覷得破，跳得出，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若是覷不破，跳不出，切須翻天覆地，離巢越窟，便就一歸何處上。東擊西敲，橫拷豎逼，逼來逼去，逼到無棲泊不柰何處。誠須重加猛利，翻身一擲，土塊泥團，悉皆成佛。若是不嫌不尬，半進半出，蛇吞蝦蟆西峰，敢道驢年始得。

結制示眾

(以拂子)三、大眾！還會麼？若也會得，如來禪、祖師禪、栗棘蓬、金剛圈、五位偏正、三要三玄，無不貫串，無不窮源。到者裏，說甚長期短期、空觀假觀、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若也不會，汝等一眾，既是各各齎糧裹糗，發大心來，九十日中、十二時內，切切偲偲、兢兢業業，莫問到與不到、得與不得，牢絆草鞋，緊著脚頭，如氷稜上行、劒刃上走，捨命忘形。但恁麼去，纔到水窮雲盡處、烟消火滅時，驀然踏著本地風光，管取超佛越祖。直饒恁麼悟去，猶是法身邊事。若曰：法身向上事，未夢見在。何故？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示眾

若論參禪之要，不可執蒲團為工夫，墮於昏沈散亂中，落在輕安寂靜裏，總皆不覺不知，非唯虛喪光陰，難消施主供養，一朝眼光落地之時，畢竟將何所靠？山僧昔年在眾，除二時粥飯不曾上蒲團，只是從朝至暮，東行西行，步步不離，心心無間，如是經及三載，曾無一念懈怠心。一日，驀然踏著自家底，元來寸步不曾移。
昏沈掉舉，喜怒哀樂，即是真如佛性，智慧解脫。只緣不遇斯人，醍醐上味，翻成毒藥。靈利漢，假饒直下知非，全身擔荷，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故？豈不見道：知之一字，眾禍之門。
若論此事，如蚊子上鐵牛相似，更不問如何若何，便向下觜不得處，[拚-厶+𠂢]命一鑽，和身透入。正恁麼時，如處百千萬億香水海中，取之無盡，用之無竭。設使志不堅，心不一，悠悠漾漾，東飛西飛，饒你飛到非想非非想天，依舊只是箇餓蚊子。

端陽示眾

三十年來，橫草不拈，豎草不踏，單單只合得一服快活無憂散。其藥雖微，奏功極大，不問佛病、祖病、心病、禪病、凡病、聖病、生病、死病、是病、非病，除禪和子一種毛病之外，聞者、見者無不靈驗。且喚甚麼作毛病？(良久，云：)各請歸堂點檢看。

示眾

若謂著實參禪，決須具足三要。第一要有大信根，明知此事，如靠一座須彌山。第二要有大憤志，如遇殺父冤讐，直欲便與一刀兩段。第三要有大疑情，如暗地做了一件極事，正在欲露未露之時。

十二時中，果能具此三要，管取剋日功成，不怕甕中走鼈。苟闕其一，譬如折足之鼎，終成廢器。然雖如是，落在西峰坑子裏，也不得不救。咄！

(拈主丈，云)者一著子，從上佛祖求之，雖歷千魔萬難、萬死千生，如水東流，不到滄溟，決定不止。以此推之，大不容易。若要點鐵成金，與千聖同域，豈淺識小見者所能擬議？直須具舉鼎拔山力，包天括地量，斬釘截鐵機，打鳳羅龍手。果有如是操略，主丈助以發機。(卓一下，云)有意氣時添意氣。(又卓一下，云)不風流處也風流。若是跛鼈盲龜，止跳得一跳兩跳，伎倆已盡，西峰門下總用不著。(度主丈喚侍者，云)送在師子巖頭，一任東湧西沒。

若論此事，真正用工，決定不在行住坐臥處、決定不在著衣喫飯處、決定不在屙屎放尿處、決定不在語默動靜處。既然如是，畢竟在甚麼處覓？若向者裏知得落處，便見未出母胎，已自行脚了也、已自來見高峰了也、已自心空及第了也、已自接物利生了也。設使無明垢重，不覺不知，未免先以定動，後以智拔。(良久，喝一喝，云：)一隊無孔鐵槌。

示理通上人

大抵學人打頭，不遇本分作家，十年二十年，者邊那邊，或參或學，或傳或記，殘羹餿飯，惡知惡覺，尖尖滿滿，築一肚皮，正如箇臭糟瓶相似。若遇箇有鼻孔底聞著，未免惡心嘔吐。到者裏，設要知非悔過，別立生涯，直須盡底傾出，三回四回洗，七番八番泡，去教乾乾淨淨，無一點氣息，般若靈丹，方堪趣向。若是忽忽草草，打屏不乾，縱盛上品醍醐，亦未免變作一瓶惡水。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咄！毒氣深入。

示眾

良醫治病，先究其根，纔得其根，無病不治。禪和子成十年、二十年篤信守一，不明生死者，蓋為不究其根。須知人我即生死之根，生死即人我之葉，要去其葉，必先除根，根既除已，其葉何存？然雖如是，爭知此根從曠大劫來栽培深固？若非舉鼎抜山之力，卒難勦除，未免借拄杖子威光，特為諸人出熱去也。(卓主丈一下，喝一喝，云：)勞而無功。若論此事，的的用工，正如獄中當死罪人，忽遇獄子醉酒睡著，敲枷打鎖，連夜奔逃，於路雖多毒龍猛虎，一往直前，了無所畏。何故？只為一箇切字。用工之際，果能有此切心，管取百發百中。即今莫有中底麼？(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毫氂

有差，天地懸隔。(拈主丈，云：)到者裏，人法俱忘，心識路絕，舉步則大海騰波，彈指則須彌岌峇，泥團土塊放大光明，瓠子冬瓜熾然常說。然雖如是，若到西峰門下，未免臂長袖短，露出一橛，直須廓頂門，正眼覷破空劫已前自己，與今幻化色身無二無別。且道：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鄴？(卓主丈一下，云：)金剛喫鐵棒，泥牛眼出血。

解制示眾

若論此事，無尊無卑，無老無少，無男無女，無利無鈍。故我世尊於正覺山前，臘月八夜見明星悟道，乃言：奇哉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又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既無差別，亦無高下。從上佛祖、古今知識，乃至天下老和尚，有契有證，有遲有速，有難有易。畢竟如何？譬如諸人在此，各各有箇家業，驀然一日回光返照，思憶還源，或有經年而到者，或有經月而到者，或有經日而到者，或有頃刻而到者，又有至死而不到者。蓋離家有遠近之殊，故到有遲速難易之別。然雖如是，中間有箇漢子，無家業可歸，無禪道可學，無生死可脫，無涅槃可證，終日騰騰任運，任運騰騰。若也點檢得出，釋迦、彌勒與你提瓶挈鉢，亦不為分外。苟或不然，(以拂子擊禪床兩下，喝兩喝，云：)若到諸方，切忌錯舉。

示眾

若論此一段奇特之事，人人本具，箇箇圓成，如握拳展掌，渾不犯纖毫之力，祇為心猿擾擾，意馬喧喧，恣縱三毒無明，妄執人我等相，如水澆冰，愈加濃厚，障却自己靈光，決定無由得現。若是生鐵鑄就底漢子，的實要明，亦非造次，直須發大志，立大願，殺却心猿意馬，斷除妄想塵勞，如在急水灘頭泊舟相似，不顧危亡得失，人我是非，忘寢忘餐，絕思絕慮，晝三夜三，心心相次，念念相續，箚定脚頭，咬定牙關，牢牢把定繩頭，更不容絲毫走作。假使有人取你頭，除你手足，剜你心肝，乃至命終，誠不可捨，到者裏方有少分做工夫氣味。嗟乎！末法去聖時遙，多有一等泛泛之流，竟不信有悟門，但只向者邊穿鑿，那邊計較，直饒計較得成，穿鑿得就，眼光落地時，還用得著也無？若用得著，世尊雪山六年、達磨少林九載、長慶坐破七箇蒲團、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何須討許多生受喫？更有一等漢子，成十年、二十年用工，不曾有箇入處者，只為他宿無靈骨、志不堅固，半信

半疑、或起或倒、弄來弄去，世情轉轉純熟、道念漸漸生踈，十二時中難有一箇時辰把捉得定、打成一片。似者般底，直饒弄到彌勒下生，也有甚麼交涉？若是真正本色行脚高士，不肯胡亂打頭，便要尋箇作家，纔聞舉著一言半句，更不擬議，直下便恁麼信得及、作得主、把得定，孤迥迥、峭巍巍，淨躶躶、赤灑灑，更不問危亡得失，只恁麼睚將去，驀然繩斷喫擷、絕後再甦，看他本地風光何處更覓佛矣？又有一偈舉似大眾：急水灘頭泊小舟，切須牢把者繩頭，驀然繩斷難迴避，直得通身血迸流。
萬法歸一一何歸，只貴惺惺著意疑。疑到情忘心絕處，金烏夜半徹天飛。
若窮此事，用工極際，正如空裏栽花、水中撈月，直是無你下手處、無你用心處。往往纔遇者境界現前，十箇有五雙打退鼓，殊不知正是到家底消息。若是孟八郎漢，便就下手不得處、用心不及時，猶如關羽百萬軍中不顧得喪，直取顏良。誠有如是操略、如是猛利，管取彈指収功，剎那成聖。若不然者，饒你參到彌勒下生，也只是箇張上座。
臘月三十日，時節看看至，露柱與燈籠，休更打瞌睡。覿面當機提，當機覿面覷，驀然觸瞎眼睛，照顧爛泥裏有刺。

除夜小參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死不知去處，謂之死大。只者生死一大事，乃是參禪學道之喉襟，成佛作祖之管轄。三世如來，恒沙諸佛，千變萬化，出現世間，蓋為此生死一大事之本源。西天四七，唐土二三，以至天下老和尚，出沒卷舒，逆行順化，亦為此一大事之本源。諸方禪衲，不憚勞苦，三十年二十年，撥草瞻風，磨裩擦袴，亦為此一大事之本源。汝等諸人，發心出家，發心行脚，發心來見高峰，晝三夜三，眉毛[病-丙+斯]結，亦為此一大事之本源。四生六道，千劫萬劫，改頭換面，受苦受辛，亦是迷此一大事之本源。吾佛世尊，捨金輪王位，雪山六年苦行，夜半見明星悟道，亦是悟者一大事之本源。達磨大師，入此土來，少林面壁九載，神光斷臂，於覓心不可得處，打失鼻孔，亦是悟者一大事之本源。臨濟遭黃檗六十痛棒，向大愚肋下還拳，亦是悟者一大事之本源。靈雲桃花，香嚴擊竹，長慶卷簾，玄沙[祝/土]指，乃至從上知識，有契有證，利生接物，惣不出悟者一大事之本源。多見兄弟家，雖曰入此一門，往往不知學道之本源，不能奮其志，因循度日。今來未免葛藤，引如上佛祖入道之因及悟道之由以為標格，晚學初機方堪趣向。且道如何趣向？不見古人道：若要脫

生死，須透祖師關。畢竟將甚麼作關？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若向者裏著得一隻眼，覷得破，轉得身，通得氣，無關不透，無法不通，頭頭示現，物物全彰。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所以水潦和尚見馬大師禮拜起，擬伸問間，被馬祖攔胸一踏，踏倒起來，呵呵大笑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惣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德山見龍潭，向吹滅紙燭處豁然大悟，次日遂將疏鈔於法堂上爇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大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到者裏有甚麼禪道可參？有甚麼佛法可學？有甚麼生死可脫？有甚麼涅槃可證？騰騰任運，任運騰騰，臘月三十日到來，管取得大自在，去住自由。故云：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然雖如是，(豎拂子云)且道者箇是生耶？是死耶？若也道得，便可向無佛處稱尊，無法處說法。其或未然，山僧不懼羞慚，更與諸人露箇消息。(以拂子作釣魚勢云)夜冷魚潛空下釣，不如收卷過殘年。

復舉：北禪分歲，烹露地白牛，百味珍羞悉皆具足。高峰分歲，雖則百孔千瘡，也要將無作有。細切嶺頭雲，薄批潭底月，尖新堆飣，出格安排，要使箇箇盈腸塞腹，人人永絕飢虛。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舌頭具眼底試辨看。

示眾

若論剋期取證，如人擔雪填井，不憚寒暑、不分晝夜，橫也擔、豎也擔，是也擔、非也擔，擔來擔去，縱使經年越歲以至萬劫千生，於其中間信得及、踏得穩、把得定、作得主，曾無一念厭離心、曾無一念懈怠心、曾無一念狐疑心、曾無一念求滿心，果能有恁麼時節、果能具恁麼氣槩，到者裏管取人法雙忘、心識俱泯，形如槁木朽株、志若嬰兒赤子，驀然擔子卒地斷、噪地折。永嘉道：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好與三十痛棒。若謂此事參也參得、悟也悟得、說也說得、行也行得、來也來得、去也去得，然雖如是，更須三十年始得。何故？兩角四蹄都過了，尾巴過不得。

若論此事，如萬丈深潭中，投一塊石相似，透頂透底，了無絲毫間隔。誠能如是用工，如是無間，一七日中，若無倒斷，(某甲)永墮阿鼻地獄。

結制示眾

封却拄杖頭，結却布袋口，禁在鐵圍山，枷上重增杻。有中拷出無，無中拷出有，痛楚百千般，不離者窠臼。大眾！且道喚甚麼作

窠臼？直饒明辨得出，要見西峰那邊更那邊、為人不為人一著子，且待三十年後。

示眾

(拈拄杖召大眾云)還見麼？人人眼裏有睛，不是瞎漢，決定是見。(以拄杖卓一下云)還聞麼？箇箇皮下有血，不是死漢，決定是聞。既見既聞，是箇甚麼？(以拄杖)[〇@一]見聞即且止，只如六根未具之前，聲色未彰之際，未聞之聞，未見之見，正恁麼時，畢竟以何為驗？(以拄杖)[〇@｜]吾今與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以拄杖)[〇@□]三十年後，切忌妄通消息。(靠拄杖下座)若論此事，只要當人的有切心。纔有切心，真疑便起。真疑起時，不屬漸次，直下便能塵勞頓息，昏散屏除，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纔到者般時節，管取推門落臼。若是此念不切，真疑不起，饒你坐破蒲團，百千萬箇依舊日午打三更。
迷中有悟，悟復還迷。直須迷悟兩忘，人法俱遣，衲僧門下始有語話分。大眾，既是迷悟兩忘，人法俱遣，共語話者復是阿誰？速道，速道。
若論此事，如登萬仞高山，一步一步將搆至頂，唯有數步壁絕攀躋。到者裏，須是箇純鋼打就底，捨命[拚-厶+土]身，左睚右睚，睚來睚去，以上為期。縱經千生萬劫，萬難千魔，此心此志，愈堅愈強。若是根本不實，泛泛之徒，何止望崖，管取聞風而退矣。

除夜小參

一年三百六十日，看看逗到今宵畢。十箇有五雙，參禪禪又不知，學道道亦不識。只者不知不識四字，正是三世諸佛骨髓，一大藏教根源。靈利漢纔聞舉著，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天上人間，縱橫無礙。然雖如是，點檢將來，猶是者邊底消息。若謂那邊更那邊一著子，直饒西天四七，唐土二三，以至天下老古錐，敢保未徹在。山僧與麼告報，忽有箇漢子，心憤憤，口悱悱，出來道：高峰高峰，你有甚長處開得者般大口？只向他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示眾

終日著衣，未嘗掛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咬著一粒米。既然如是，且道即今身上著底、每日口裏喫底是箇甚麼？到者裏，不論明

與不明、徹與不徹，寸絲滴水也當牽犁拽杷償他。何故？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自迷巢。
若論此事，正如傍墻逼狗，逼來逼去，逼至尖角落頭，未免翻身遭他一口。即今莫有遭他底麼？(卓拄杖一下云)阿耶阿耶，學道如初不變心，千魔萬難愈惺惺。直須敲出虛空髓，拔却金剛腦後釘。
若論此事，用工之際，正如打鐵船入海，取如意寶珠相似，莫問打得打不得，但孟八郎打將去，驀然一旦打得成，入得海，獲得珠，將來呈似老僧，不免與伊一槌擊碎。何故？豈不見道：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若論實參實悟，正如八十公公向逆風逆水裏牽一隻無底鐵船相似，不問上與不上、徹與不徹，直須心心無間、念念無虧，一步一步盡平生伎倆睚將去，睚到著脚不得處、筋斷骨折時，驀然水轉風回，即是到家消息。即今莫有到家底麼？(卓拄杖一下，云：)十萬八千。
若論此事，不假長劫熏修、積功累德，亦不問賢愚利鈍、久習初機，只貴孟八郎漢不顧危亡得喪，發大憤志、起大疑情，如善財童子參勝熱婆羅，大火聚中投身而入。正恁麼時，人法俱忘、心機泯絕，左之右之、[祝/土]著磕著，不是洞山麻三斤，定是雲門乾屎橛。若還[毯-炎+畏][毯-炎+畏][毯-炎+崔][毯-炎+崔]、魍魎魎魎，莫道親見高峰，直饒向老胡肚皮裏打一遭，依前乾沒一星事。

答直翁居士書

來書置問，皆是辨論學人用工上疑惑處，當為決之，俾晚學初機，趣向無滯。問：平常心是道？無心是道？此平常心無心之語，成却多少人？誤却多少人？往往不知泥中有刺，笑裏有刀者，何啻如掉棒打月，接竹點天？古人答一言半句，如揮吹毛利刃，直欲便要斷人命根。若是箇皮下有血底，直下承當，更無擬議。若撞著箇不知痛痒底，縱饒髑髏徧地，也乾沒星子事。又如石中藏玉，識者知有連城之璧，不識者只作一塊頑石視之。大抵要見古人立地處，不可向語句上著到。且道既不在語句上，畢竟在甚處著到？若向者裏薦得，便知此事不假修治，如身使臂，如臂使拳，極是成現，極是省力。但信得及便是，何待瞠眉豎目，做模打揾，看箇一字？儻或不然，古云：莫道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何止一重，更須知有百千萬重在。苟不發憤志精進，下一段死工夫，豈於木石之有異乎。凡做工夫到極則處，必須自然入於無心三昧，却與前之

無心天地相遼。老胡云：心如墻壁。夫子三月忘味，顏回終日如愚，賈島取捨推敲，此等即是無心之類也。到者裏，能舉所舉，能疑所疑，雙忘雙泯，無無亦無。香嚴聞聲，靈雲見色，玄沙[祝/土]指，長慶卷簾，莫不皆由此無心而悟也。到者裏，設有毫氂待悟，心生纖塵，精進念起，即是偷心未息，能所未忘。此之一病，悉是障道之端也。若要契悟真空，親到古人地位，必須真正至於無心三昧始得。然此無心，汝譬頗明，吾復以偈證之。不得者箇，爭得那箇。既得那箇，忘却者箇。然雖如是，更須知道者箇那箇，總是假箇的的真底鼞。咄，陽燄空華，

通仰山老和尚疑嗣書

昔年敗闕，親曾剖露師前；今日重疑，不免從頭拈出。某甲十五歲出家，十六為僧，十八習教，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請益。斷橋和尚令參箇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意分兩路，心不歸一，又不曾得他說做工夫處分曉。看看擔閣一年有餘，每日只如箇迷路人相似。那時因被三年限逼，正在煩惱中，忽見台州淨兄說：雪巖和尚當問你做工夫，何不去一轉？於是欣然懷香，詣北磵塔頭請益。方問訊插香，被一頓痛拳打出，即關却門，一路垂淚，回至僧堂。次日粥罷復上，始得親近，即問已前做處，某甲一一供吐，當下便得勦除日前所積之病。却令看箇無字，從頭開發做工夫一遍，如暗得燈，如懸得救，自此方解用工處。又令日日上來一轉，要見用工次第。如人行路，日日要見工程，不可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每日纔見入來，便問：今日工夫如何？因見說得有緒，後竟不問做處。一入門便問：阿誰與你拖者死屍來？聲未絕，便以痛拳打出。每日但只恁麼問，恁麼打，正被逼拶有些涯際。值老和尚赴南明請，臨行囑云：我去入院了，却令人來取你。後竟絕消息，即與常州澤兄結伴同往，至王家橋俗親處整頓行裝。不期俗親念某甲等年幼，又不曾涉途，行李度牒總被收却。時二月初，諸方掛搭皆不可討，不免挑包上徑山，二月半歸堂。忽於次月十六夜，夢中忽憶斷橋和尚堂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自此疑情頓發，打成一片，直得東西不辨，寢食俱忘。至第六日辰巳間，在廊下行，見眾僧堂內出，不覺輥於隊中。至三塔閣上諷經，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贊，末後兩句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這漢。日前被老和尚所問拖死屍句子驀然打破，直得魂飛膽喪，絕後再甦，何啻如放下百二十斤擔子。乃是辛酉三月廿二少林忌日也，其年恰廿四歲。滿三年限，便欲造南明求決，那堪逼夏，諸鄉人亦不容。直至解夏，方到南明，納一場敗闕。室中雖則累蒙煅煉，明得公案，

亦不受人瞞。及乎開口，心下又覺得渾了，於日用中尚不得自由，如欠人債相似。正欲在彼終身侍奉，不料同行澤兄有他山之行，遽違座下。至乙丑年，老和尚在道場作掛牌時，又得依附隨侍赴天寧。中間因被詰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答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答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到者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和尚却囑云：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處安身立命？雖信得及，遵守此語，柰資質遲鈍，轉見難明，遂有龍鬚之行。即自誓云：[拚-厶+土]一生做箇癡獃漢，定要見者一著子明白。經及五年，一日寓庵宿，睡覺，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友推枕子墮地作聲，驀然打破疑團，如在網羅中跳出。追憶日前所疑佛祖譭訕公案，古今差別因緣，恰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自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為，十方坐斷。如上所供，並是詣實，伏望尊慈，特垂詳覽。

室中三關

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却？
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
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
高峰禪要(終)

No. 1401-C

上以延弘　國祚，下以普濟含靈。
皇明隆慶四年庚午之春，有一道人慧澄等，欲廣禪要之傳，以惠後學，募緣鋟梓，流布萬歲，烏非深有慕於佛祖之風者，其能若是乎？後之有志學者，覽斯禪詮，而頓發心華，則其教化之功德，何可勝數哉！
大施主金達未兩主　供養大施主信俊　布施。
大施主鄭終必。兩主　施主金末祥。兩主　化士印珠。
無等山安心寺開刊　校正大選。雪嵒。
又一本卷末，(天明癸卯偶覽朝鮮板本校正。)
上以延弘　國祚，下以普濟含靈。
皇明嘉靖大歲己亥之春，有一道人靈祉者，欲廣禪要之傳，以惠後學，(乃至)何可勝數哉！

施主。性修。　衍熙。　學通。　坦器。　信还。　鐵牛。　曹哲。金。　趙元。
刻。手。秩。敬。希。信。崇。　惠。聰。　炊。飯。　戒。澄智異山南臺庵開板以傳。神興寺幹善道人靈祉校正。靈觀
性牛。
　金義忠。兩主。徐貴進。兩主。　　姜石孫。
施主卓守、　和密、　玉熙、　敬祖，此等吾鄉闍山而常修梵行人。
證明鐵牛　　鍊，板　印空　覺晟。
禪要一卷，(通計五十四葉。)
安永二年癸巳孟春上澣寓于長州灞城師子菴借洞春禪寺所藏之朝鮮本寫焉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